

淨
漸
抽
錄

930.2

出
版
社

統一書號：T 3116·125 定價：一角二分

140111

目 录

挣断枷锁	(1)
他没有等到这一天	李 乔 (19)
脚 印	吴祥祉 (35)
永远跟着党	岩 峰 (50)

掙斷枷鎖

小涼山翻身奴隸阿魯克火家史

三十四年前的一个秋天，高山上的枫叶红了，满山坡的洋芋也收完了。四川大凉山的奴隸主胡阿都家，择定了一个吉日做“白”祭鬼神。这天清早，奴隸主胡阿都叫我們娃子杀羊宰鸡，砍柴背水，忙得气都喘不赢。奴隸主吃吃喝喝，我們当娃子的还跪在火塘下边，服侍他們。客人們已經吃完，奴隸主胡阿都伸腰打个哈欠走出去了。这时，一个客人喝得醉醺醺地走到我面前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赏……赏你一杯酒……”就顺手端起一杯酒递到我的嘴边。想不到，胡阿都象一阵风似地卷进来，看见我喝酒，就破口大骂：“狗只能吃屎，烂娃子还敢喝酒，心比簸锅还大了！”我

忙說：“色坡，是这位客人給我喝的。”胡阿都根本不听，横眉瞪眼，抓起烧得火紅的栗柴头，猛地打在我的肩膀上，一陣钻心的疼痛，使我昏倒地上……

这时，我阿媽曉得我被奴隶主打昏了，就急忙跑了进来，伸手抱住我，泪珠扑簌簌地往下掉，滴在我的脸庞上。狠心的胡阿都一把将阿媽推倒在地上，粗声粗气地罵道：“烂娃子，你哭哪样？再哭，連你的眼珠都要挖掉！”阿媽仍然哭个不停，胡阿都抓起火錯，揪住阿媽的头发，沒头沒腦地毒打了一陣。我阿爸忙丢开手中的活路跑过来，把我抱在怀里。当我苏醒时，只見他滿脸泪痕。我颤抖着問：“阿爸，我們为哪样这样苦？”阿爸一边掉眼泪，一边用手撫摸着我的額头，悄悄地說：“孩子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被主子打死划不着——”这时，奴隶主胡阿都酒气醞醞地冲了进来，一脸横肉，呲着黄牙說道：“嗨！我有的是娃子，你們这些死娃子竟敢在我家里哭鬧！”

阿媽在地上掙扎着說：“色坡，你把我娃娃打成这样，叫当阿媽的咋个不心疼！”胡阿都見阿媽敢与他頂嘴，罵道：

“嗨，你們不要命了。老子要燙死你！”罵罷，他左脚一蹶，飛轉身，提起一壺滾開的開水，要朝阿媽嘴里倒；阿爸丟開我去奪水壺。伙伴們也跑過來拉住胡阿都的手。可是，這個狠心的奴隸主一股勁把一壺開水全潑在阿媽身上。阿媽的整個臉龐、脊背和肚皮被燙得紅腫了，老大的水泡一個挨一個，痛得阿媽倒在地上打滾……

晚上，奴隸主把阿媽丟在院埧里，不准阿爸去看一眼，只見阿媽滿身流黃水，爛皮肉粘在篾筐上动弹不得。

奴隸主的心比豺狼還狠。阿媽遭了這場折磨，躺了三個多月，燙傷才好。一天晚上，阿爸悄悄對我們說：“我們逃走吧，要活下去，只有到沒有豹子，沒有主子的地方去！”我們想不出別的方法，只有逃跑。我們一直等到半夜，飛跑出來，鑽進了老林里。

我們白天躲黑夜走，一路上的苦啊那是沒法說了。走了好多天，好不容易才逃到了小涼山。本想擺脫胡阿都的魔掌，哪曉得，我們逃走後，胡阿都便派人到處找我們，到處給他的親戚、朋友送口信。所以，我們剛走進米家部落

的那一天，就被米家捉住，捆起来送到胡阿都家。

回到胡阿都家，奴隶主立刻叫人用泼了水的麻索，把我阿爸阿妈捆起来吊在圆根架上，拼命地抽打；还叫我跪在一旁看阿爸阿妈受刑。胡阿都一边打，一边大声骂：“好大胆的娃子，看你们再敢逃！”一眨眼，阿爸阿妈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。我爬起来向奴隶主哀求，话还没说完，那无情的木棒又打在我的身上。胡阿都揪着我的耳朵，说：“你再象他们一样逃跑，我打死你喂野狗！”说罢，又是一阵拳打脚踢，我也昏过去了……

吊了三天三夜，阿爸阿妈只差一口气就要死了。奴隶主因为不愿轻易失去两个能做活的娃子，才将阿爸阿妈放了下来。过了几天，阿爸将我叫到跟前，微微睁开眼睛，吃力地说：“克火：阿爸不行了，你……你……要报仇啊！”我说：“阿爸，我记住你的话！长大了一定报仇！”我刚说完，阿爸闭起眼睛，一动也不动了。他带着满腔的忿怒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阿爸刚死，我眼泪还未拭干，阿妈又死了！剩下我一



人，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这吃人的狼窝蛇窟。

我失去了阿爸阿媽，胡阿都对我管得更加严厉了。但是，我咋个能忘記阿爸的話呢？我还是要逃跑！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趁奴隶主睡熟了，我輕輕地爬起来溜出門，一个人在老林里橫冲直闖，衣服被树枝挂破了，嘴皮干裂了，整日沒有一顆洋芋下肚，但我还是拼命地跑。五天后，我又落到了小凉山奴隶主余子哈家。因为余、胡两家是冤家，余子哈一見我是胡家的娃子，就說：“好了，来到我家，我让你当百姓①。”我听了很高兴，以为从此以后可以不再当娃子了。

可是，不过两天，余子哈就把我叫到面前說：“克火，

① 百姓，是解放前小凉山奴隶社会中除黑彝(世襲貴族)、娃子(奴隶)以外的一个階級，其社会地位在奴隶之上，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数量不等的生产資料。百姓中，又分大头百姓、百姓、穷百姓。大头百姓是百姓中的富裕者，有的已上升为奴隶主，但人数占百姓一半以上的穷百姓，实际上是半奴隶，而且随时都有淪为奴隶的危險。这里提到的百姓，一般都是指穷百姓而言。奴隶主常以当百姓为誘餌，煽动与他敌对的冤家家中的娃子逃跑过来。

你再搶几个娃子来，我才让你当百姓。”我想，要我去搶娃子，再让别人来受这份罪，我不干。我回答道：“色坡！这事我不干！”余子哈說：“你不干，就休想当百姓！”我惊惶地問道：“色坡！你不是答应过我当百姓，咋个又——”我話还没說完，余子哈就板起面孔，凶恶地盯着我。等他默默地想了一想，又换了副面孔对我說道：“你既是从胡家跑过来的，我不能亏待你，給你配个老婆吧！”我接着說：“搶娃子的事我决不干！”余子哈狠狠瞪我一眼，走开了。

这以后，我就当了分居娃子。狗主子明說是不亏待我，实际上让我当分居娃子，全是为他打算。他可以从我身上不花一文錢地得到小娃子。对我们來說，苦日子与鍋庄娃子一样难过，每天照样要給奴隶主做活，平时积攒点“私房”，逢年过节，要送礼給奴隶主；奴隶主比对鍋庄娃子多两三倍地榨取着我们的血汗。

痛苦的生活熬过了一年，原来是冤家对头的余、胡两家开了亲，要送财礼。余子哈叫我拿出一百二十个白錠，說拿不出来，就贖不了身，連分居娃子也不准当；出了还可

以当百姓。真是娃子的灾难比天上的星星还多！我再三請求，奴隶主蛮橫不讲理，日催夜逼，硬要我交銀子。我无法只有冒着生命去撞一撞，看看世上到底有沒有我們娃子站脚的地方。我听別人讲，过了金沙江，在远离小凉山的丽江沒有奴隶主。一天晚上，我带着妻子又逃了出来。我們摸着黑，脚不停地奔跑。跑到金沙江边时，正是炎热多雨的七月，江水暴涨，渡口无船。急得我們在江边走来走去，想不出办法。这时候，余子哈的狗腿子追赶来了。我們終于被捆着拉回余子哈家，整整毒打了一天。我的脖子上被拴了百多斤重的鉄鏈，脚上还套了桶粗的木靴，一步也不能动弹了。

我这次逃跑，余子哈不杀死我，是有他的打算的。他叫来了我的伙伴們看我受刑，妄想吓一吓他們。同时，他还杀羊煮酒，宴請周围的奴隶主，显显他的闊气和威风。余子哈夸耀地說：“你們看，我們黑彝的本事多么大，任你飞上天，也要抓回来；你若钻地，也要把你揪出来。誰还敢逃，就看看克火！”說罢，便請大黑彝余国栋用木棍打我。

我一直受着残酷的折磨，妻子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整整躺了两个月。等我们伤势开始好转，伙伴们凑足了一只羊、一口猪，向奴隶主“赔礼”，余子哈才解了我们身上的锁链。

小凉山的枫叶红过四次了，娃子的生活又过了四年。我们有了一个小女孩。刚学会走路，奴隶主余子哈就打算出卖她了。我便悄悄跟妻子商量，带着孩子又逃跑了。这次逃跑还算顺当，一下就跑到四川省大凉山境内。可是，那时候，世上根本没有受苦人的出路。一路上想讨点饭糊口都困难，要寻找个安身的地方，更是没有办法。受苦挨饿还不算，病魔象故意跟我们娃子为难似的，紧缠着我们，一场高烧热病夺走了我的妻子。我拭干了眼泪，埋葬了妻子，背着孩子，翻过一重重山，踏过一道道河，走一村，要一村，无家可归，四处流浪。

真是“东有豺狼西有虎”。不几天，我又被奴隶主刘鲁哈捆住了，拉到他家当了娃子。每天我把孩子放在院坝里去做活。晚上回来，多看一眼自己的孩子都要受奴隶主的打骂。奴隶主这样残暴，我实在受不了，真想不要这条

命跟他拼了。有一天，奴隶主叫我去犁地，我下定决心不干；奴隶主刘鲁哈发起火来。我对他大声说道：“你这狗色坡，……天菩薩要杀死你！”真没想到，今天他不象平常那么凶恶，不声不响地走开了。我也就吆起牛犁地去了。

天色将晚，太阳骑在山梁子上，已经是收工的时候了。忽然，一个年老的女娃子嫫金喘着粗气，满头大汗地向我跑来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克火！我看见你的孩子被卖给张阿清家。她可怜得很，被抱走时，‘哇哇哇’地哭个不停。还有，还有你今晚上不能回去！”我惊惶地问道：“为哪样事呀？”她满脸老泪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听见主子商量好了，今天你和主子顶嘴，说你吃着豹子胆，今晚一定要活活打死你！你赶快逃跑吧！”她说着，慌忙从怀里掏出一个荞粑粑递给我。我忿忿地说：“主子要我这条命，我跟他拼了！”好心的嫫金却急得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好一阵拉住我不放，接着又劝我说：“克火！不能死呀，还是听我的话，快逃吧！”说着，她哭得象个泪人。我怕她为我担心，就说：“我

听你的話，将来我一定要报仇！”就这样，我含恨逃了出来。

我在老林里，一个脚步一把眼泪地跑着，一天一夜的功夫，我已經跑出了包都区水草坝乡，肚子餓得咕嚕咕嚕直叫，全身一点力气都沒有。我就钻进一个寨子去討点飯吃。哪晓得不钻还好，一钻又惹出了大祸。恰巧碰見了奴隶主余子哈的老婆余史各。她一看到我，就叫狗腿子把我包围起来。这真是一场意外的灾难啊！

回到奴隶主余子哈家，余子哈真象是凶神恶煞，指使狗腿子打死我去喂狗。結果，我的左手臂被打断了。这时伙伴们聞声赶来，对奴隶主說：“他不是牛，更不是馬，不要这样打！”余子哈恶声恶气地說：“养不把家的狗該打，不听話的娃子該死！”又是一陣毒打，我終于昏迷过去。余子哈說我装死，用脚踏在我胸口乱踩。伙伴们憋不住心里的气憤，齐声吼了起来。奴隶主朝伙伴们瞪了几眼，縮回屋里去了。

我苏醒过来，木靴、鉄鏈已經套在我身上，而且还比

以前增加了一副脚箍。他们把我的左膝弯起来，套上铁圈，然后在膝关节的弯曲处打了木楔。这样，左脚杆便伸不直了。

就这样，我被奴隶主关在又脏又臭又潮湿的猪圈里，什么铁链、手箍、脚箍、木靴，紧紧缠在身上。时间一长，皮肉磨烂了，两只眼睛凹下去了，颧骨凸得很高，脸皮黑得象锅底。遇到雨水天，就泡在泥水里；热天，苍蝇蚊子叮得全身红肿。我的头发有两尺多长，披散在身上，娃娃们看见我，惊惶得赶快缩着头躲在一边，有的吓得哇哇大哭。

狠心的奴隶主为了拿我做个活样子吓唬其他娃子，竟把我折磨成这个模样。人说草乌最毒，其实世上最毒的也毒不过奴隶主了。

七年过去了。我好容易盼到了解放。在即将宣布改革的前夕，大黑彝余国栋天天来余子哈家商谈反对改革的事。我听了非常气愤。有一天，我从板墙缝中听见他们在说：“克火这娃子，改革起来是我们的对头，挖他的眼睛割他的

脚筋都不行，只有把他杀了，才能除掉这个祸根。迟杀不如早杀，待天黑就动手。”我心里紧张极了。心想，出头之日眼看就要到了，现在被他杀掉才划不着呢！可是，我又想不出一办法。

太阳落坡了，天渐渐地黑下来。我的心怦怦地跳动着，睁眼怒视着天空。不料就在这时，余子哈家的狗狂咬起来，余子哈惊慌失措地跑出去，用木棍兜头向狗打去，那只狗狂叫着跑开了，随即引进来一位身穿蓝布衣服，背着背包，挎着短枪的工作同志。我的心一下子亮了，民族工作队来了，我不会死了。

当晚，工作同志指名要奴隶主放掉我，奴隶主余子哈没办法了，不得不装出一副接受民主改革的面孔，当工作同志的面把加在我身上长达七年之久的刑具一一解除了。我望着工作同志，一串串热泪涌出来，心里有千言万语，晓不得先说哪一句好，想了好一阵，我紧紧握住工作同志的手，说道：“毛主席啊，你是我救命恩人。我的命是你老人家给的！”



由于载着脚箍和木靴，脚杆长期不能伸直，膝盖弯曲处的皮肉烂了又好，好了又烂，皮肉已经长在一起了。所以，拿掉脚箍、木靴以后，我的左脚杆还是直不起来，不能走路。幸好毛主席派来了医生，才把我的脚杆治好，我终于能站起来走路了。我多么兴奋，多么激动啊！欢乐使我唱道：

小凉山的布谷鸟啊，
冬天也不停地歌唱，
不是布谷鸟弄错了季节，
是凉山永远留住了春天。

翻身的娃子啊！
日夜不停地欢笑，
不是欢度一年一度的火把节，
是娃子心里有了毛主席。

娃子得到了解放，我的脚杆也医好了。政府把我安置

在农場里，我結了婚，参加了民兵，并担任了联防中队长。我握紧枪，保卫着我們的胜利果实，保卫着社会主义。我連續三次被評为民兵模范。一九六四年二月，軍分区授予我“五好民兵”的光荣称号。每当我拿起了奖状，心里充滿了对党、对毛主席、对我們伟大祖国的热爱。

党和毛主席領導我們走集体化的道路，我当了我們吉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。我們的生活越过越甜美。我們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，要自力更生地建設新的小凉山，彻底地摆脱貧困和落后。这些都是我們翻身娃子的心里話。

自从解放到現在，我一直設法寻找我的亲生女儿。我以为也許找不到了，恐怕她早已死在奴隶主的手里了。真沒想到，前年春天，党和政府到四川省盐边县帮我找回了亲生女儿。离开了十九年的女儿拉馬阿嬢，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。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啊！那天，不知咋个，我一看到女儿，想哭哭不出眼泪，想笑笑不出声音。我的女儿是共青团員，她向我說：“阿爸，我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，一輩子也不能忘記啊！”我激动地說：“孩子，你說的阿爸



全晓得。想想过去，看看今天，望望将来，你阿爸晚上睡觉都要笑醒几次哩！你的阿爸不会落后的呀！”说着，我将三张民兵模范的奖状递给她看。她脸庞上闪出了微笑。我接着说：“孩子，生你的阿爸没有办法给你人身自由，你也受尽了人间的苦难；我们都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救活了命的，我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！”

（徐维良 插图）

他沒有等到这一天

小凉山彝族翻身奴隶賈巴阿各家史

李 乔

我的汉子布火是云南大理县人，他才有一张桌子高时，不知怎么被奴隶主搶来小凉山，当了賈巴家的娃子。

我是四川大凉山莫西馬都家的娃子，四十年前，奴隶主把我一家人捆来云南，卖给小凉山的賈巴家。我长大了，賈巴家便把我配给布火，让我们替他生小奴隶，他好出卖。

布火同我很合心，沒有几年就生下三、四个孩子。平时，我们舍不得吃，把奴隶主给我们的火草粑粑给孩子吃。

孩子們沒有穿的，一年到頭，不管下雨下雪，都是赤條條地光着身子，好不容易才把他們拉扯大了。却不知道什麼時候奴隸主會來把他們拉去賣掉，布火和我很擔心。

布火心思很靈，他替奴隸主干完活的時候，便到松樹林里去挖茯苓，然後背到一兩百里外的漢族地區去出賣。

一天，他高高兴兴地回来了，流着汗水的脸上带着微笑，我一見他那樣子，猜到他一定換得我們需要的東西了，心里也乐哈哈的，赶忙烧火做飯給他吃。孩子們几天不見他，喜欢的跑来他的身边，一个拉住他的手，一个拉住他的褲脚，亲热地向他叫：“阿达！”布火忙不得揩一揩脸上的汗水，抱起孩子向他們逗乐。

“衣哈，你要不要新衣裳？”

“阿达：要。”

“补哈，你呢？”

“我也要！阿达，人家笑我光着屁股！”

“好，阿达縫給你們，让你们第一次穿一穿新衣裳。还有你媽也要縫一件，她活到这个年紀，还没有穿过新衣

裳哩！”

我听着布火的話，心头甜蜜蜜的。实在，我活到这个年紀还没有穿过新衣裳，天天穿的都是奴隶主婆娘穿烂了不要的破衣裳，我多么希望穿到一件新衣裳呵！

我們那間破板板房內平常很阴冷，今天却怪温暖的，布火同孩子正在逗玩，忽然，那扇篾笆門被推开了，一个披着黑披毡的大汉弯着腰走了进来，孩子們一見他，生仿小鸡見到餓老鷹，吓得变了脸色，跑到我背后来躲着，不停地在发抖。布火見了他，剛才一臉的笑容不知哪里去了，忙从火塘边站了起来，恭恭敬敬地向他招呼：

“色坡，請坐。”

奴隶主賈巴烏可高傲地站在屋裡，臉孔拉得很長，那烟容象滿天烏云，两只眼睛里噴出两道怒火对着我汉子，好象要把他一口吞去。我一見他，心里就发抖，知道他进来不会有好事。果然，他站了一会，悶声悶气地向我汉子开口問道：

“这几天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

“我一处沒有去。”布火从来不说假話，今天見了奴隶主那样子，心里有些怕，不得不撒謊。

“你一处沒有去？你媽的，你还哄我！”

賈巴烏可放下臉，走到布火身边，从布火背来的那只篾籬里用力一拉，拉出一匹用羊皮包着的土藍布。

“这是啥子？你一处沒有去，哪里来的？”

布火沉着臉，一句話也不說。肚子装滿了气憤，胸脯一起一伏的。

“我問你：这是哪里来的？你是不是偷来的？”

布火的胸膛要气炸了，只得老实地回答道：

“我挖茯苓换来的。”

“你还换得什么？”

“别的沒有了。”

賈巴烏可不相信，在篾籬里搜了一会，搜不出什么东西，他又来搜布火的身上。这一搜，把布火藏在身上的一个銀子搜到了，他啪地順手打了布火一个耳光！

“你說沒有，这是啥子？你媽的，你这个死娃子心大

了，你不要主子了！”

我知道这只吃人的豹子眼睛一红，不会有好事，忙向他乞求道：

“色坡，他咋个敢这样，请你……。”

贾巴乌可不做声，拿起那匹土蓝布和那个银子，气冲冲地转身走出去。布火辛辛苦苦地挖了几天茯苓，又辛辛苦苦的背去卖了几天，想不到统统落到贾巴乌可手里，气得浑身直发抖。我心里又是难过，又是气愤，对布火说：

“讨了大祸啦，咋个办？”

布火绷着脸，站在屋里。

“他要咋个，随他！”

我料到贾巴乌可拿了银子和布匹去，不会就了事，他回头就会来整布火，忙走过去推着布火说：

“他是一个吃人的豹子，布火，你赶快跑！”

布火望着那几个孩子，孩子们也呆呆地盯住他。

“我咋个忍心丢下你们，我死也要和你们死在一起……”

布火的話沒說完，賈巴烏可領着兩個狗腿子沖進來，拉着布火的衣領就走。我撒開腿，跟在後面求饒道：

“色坡，請你饒饒他：……”

賈巴烏可一臉的怒容，兩隻大褲腳蓬鬆蓬鬆的在發响，一會，轉過頭來瞪了我一眼：

“饒他？媽的，他的心比老虎的還大，不曉得主子了，老子非整治他一下不可！”

布火被兩腳朝天地倒吊起來。只見他不住的掙扎，汗水象雨滴一般地落下。……

我望着布火，心裡疼得要命，眼淚不覺滾了出來，我恨不得一口咬死賈巴烏可，可是，那時候，娃子咋個能碰一下黑鼻？我只得向他哀求：“色坡，他不敢了，請你饒饒他。”

這個一點心肝也沒有的奴隸主，哪裡管我的哀求，他被我纏得不耐煩了，便把我拉出牛圈，關起門來。我靠在牛圈牆上，只聽到牛圈里响起一陣嗚嗚的皮鞭聲，和布火痛苦的掙扎聲，我不覺打了一個冷噤，兩腿站也站不穩，一跤摔倒在地上。

那可怕的皮鞭不知抽去了布火身上的多少血肉，皮鞭声响一下，我的心跳一下。我的泪水把衣裳淋湿了，硬骨头的布火却不向奴隶主求饶。奴隶主看他这样强硬，又把他的衣服剥去，抬进一籬松香来，用明子将松香烧化，用滚油一般的松香滴在他的背上。哎哟，他的背脊一下红肿起来，象一个烤熟的粑粑一般，皮肤也烫烂了，露出一层鲜红的肉。松香仍然不停的滴下去，硬骨头的布火咬住牙根，还是不向奴隶主讨饶。

“你晓得主子，晓不得主子？”

布火一字也不回答，他快要气炸了，我听到他的喘气声、挣扎声。这时，我想：你是什么主子？你不过是一只吃人的豹子，你吃了多少娃子，连骨头也不剩一根，你还要再吃我的布火。我生气的站了起来，想冲进牛圈里去，刚刚站起，眼睛一黑，便昏了过去。……

布火被吊了两天，只差一口气就要死了，奴隶主不愿意让他白白死去，把他放了出来。我的天，才不过两天，布火已经被折磨得不象个人了，他两只眼睛凹了下去，两

个颧骨凸得很高，脸皮黄得象蜡一般。身上尽是一条条的鞭痕，背脊烂得叫人不忍心看，孩子们一见非常害怕，赶忙缩着头躲在一边。

“我叫你跑，你为什么 not 跑？你看看，还象个人？”我哭着对他抱怨。

“我舍不得孩子，舍不得你……”布火躺在地上有气无力的说。

布火的心，我知道。他实在舍不得孩子和我，但奴隶主这样毒辣，怎么生活下去？

布火的伤慢慢好了后，他跟我悄悄地商量逃走。我说，这几个小孩怎么带走？他想不出主意来，便下决心带着大儿子衣哈先走。答应以后想办法来接我们。我舍不得他父子二人走，但想到他们逃出去才是一条生路，便忍着挖心割肝般的难过，让他们赶紧走。

那天晚上，我睡也睡不着，布火同衣哈睡在一起，也在翻来复去。村子里的狗一会在叫，一会又静了下去。布火怕奴隶主没有睡，一直不敢走。直挨到鸡叫，才背着衣哈

輕輕地開開門，閃了出去。我明白他走了，也許從此一去不來了，我對他不敢說一句話，眼淚只是不停地淌。……

布火背着衣哈走了後，賈巴烏可知道了，派人到處去找。我為他們父子二人擔心得飯也吃不下去，水也不想喝。一天心驚膽顫的。要是被找回來；他們父子二人一定是沒有活下去的指望了！幸而，賈巴烏可沒有把他們找到。可是，從此，他對我們一家人管得很嚴，我們走遠一步，他也不准。

日子慢騰騰地過了一年，我做了多少夢，夢見布火和衣哈，他們有時在家里烤火，有時在山上砍柴，有時在山地上為奴隸主干活，一切就象過去一般。我睜開眼睛不見他們，心里又難過得很：他們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日子過得好不好？

一天，我正在焦念，忽然，村子里的人跑來對我說：布火和衣哈被馬海家抓到了！

天哪，這是怎麼說呢？原來布火領着衣哈跑到永勝的金官鎮（一個漢族聚居區）住了一年多，當幫工過日子，

还可以馬馬虎虎地混下去，可是父子二人想到我們在这里受苦，又跑了回来，躲在林子对面的老林里，天天在望我們，想把我們接到金官鎮去。誰知馬海家这家奴隶主到老林里去打麋子，布火和衣哈就被他家看到了，他家搜去了他們身上的东西，还把他們捆起拉回去，然后带信給賈巴烏可，叫賈巴烏可拿銀子去贖。賈巴烏可回信說：“我家的娃子象麻雀一般飞出去，你家拿住，尽管打死好了，我不怪你們！”我听了这些消息，站也站不穩，身子一晃，差点儿昏死过去。唉！布火呵，布火，你跑出去了为甚么又回来找死？凉山到处都有吃人的奴隶主，你提防了賈巴家，为甚么不提防馬海家？这次不单你遭殃，連年紀輕輕的衣哈也沒好結果了！

我的眼泪不停地只是往下流。突然，馬海家带信給我，我家不願意打死布火和衣哈，叫我拿銀子去贖。我絕望的心里有了一綫希望，只要可以贖，我不管死活一定要贖回他們父子二人。我連忙到亲戚朋友家里去张罗銀子，牲口。跑了几天，算是湊合得了六个銀子，十七只羊，一口猪。

馬海家已答应让我去贖。这时，我想到那只吃人的豹子——賈巴烏可，我把人贖回来，他是不是会将他們打死？我不得不去同他商量。

“何葛，你贖回来，我不打他們，仍然給他們替我干活，你放心。”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賈巴烏可今天表現很仁慈，一点也沒有平常那凶恶的样子。

“色坡，你說，你不打他們，你賭个咒？”

“有啥子不可？拿鸡来！”他說着，伸出一只大手向我要鸡。

我回家捉了一只鸡給他，他拿出菜刀用刀背在鸡脑壳上狠狠的砍了一下，那只鸡猛然掙了一掙，便垂下脑壳。

“天菩薩，地菩薩，我不打我的娃子布火和衣哈，如果我打着，給我就象这只鸡一样的死……”

他的咒賭完，我放心了。就赶着羊和猪到馬海家去贖布火和衣哈。

馬海家沒有刁难，解开了紧紧地勒在布火和衣哈身上的绳子，让他們同我轉回家。他們走路也不会走，要我扶

着走。几个孩子见了他們的阿达和哥哥，喜欢得眼泪也流出来了。誰料这时賈巴烏可起了黑心，哪里还管他賭过的咒，領着两个狗腿子，一脚踢开我家的門，拉起他父子二人走出去。

“色坡，你不是答应过不打他們，怎么又……？”我惊慌地质問他。

他板着脸，一声不吭。将布火和衣哈拉到曠地上，抱起一个个石头来砸他們。那样子好象疯了一般。那两个狗腿子也帮助他打，一眨眼，布火和衣哈父子二人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身上穿的破衣服也被血染紅了。我赶忙跑过去救他們，我的身上也挨了几个石头。我不顾一切地扑在布火身上，那两个狗腿子把我拉开，无情的石头仍然象雨一般的向布火和衣哈身上砸去。

这时，村子里有不少的百姓和娃子跑来看，有的人看了直叹气，有的人看了在淌眼泪。但誰敢劝一劝賈巴烏可？天哪！奴隶主要打死人就打死人，世間还有什么“王法”？天哪！为什么不讓翻了咒的奴隶主死去？我叫天天不应，

叫地地不灵，坐在地上只是哭。

奴隶主打了一陣，回去休息了。我走过去一看，只見布火滿身是血，閉了眼睛直挺挺地躺着。衣哈睡在地上手脚还在动。我赶紧把衣哈背回去，然后走出来坐在布火的身边，我想他昏过去了，不忍心叫他，免得他醒来身上的那些伤太疼痛。不想，一个邻人走来摸了摸他的手脚，对我說道：

“大嫂，他已經死了，你还守着他干什么？赶快抬开烧了吧！”

“不，他还会活轉来的，他身上的伤太疼了，让他靜靜地睡一睡。”

“他的手脚已經冷了，嘴里一点气也沒有，怎么还会活？大嫂，不会有望头了！你沒有人帮忙，我帮你把他抬出村子去！”

我摸一摸布火的手脚，真的已經冰冷了，我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，两个邻人把他抬到村子外边，准备第二天背柴去烧。到了第二天，誰知布火又活轉来了。賈巴烏可还不饒他，狗腿子又来将布火拉进牛圈里。

他們怎样整他，我不知道。过了一天，他們把他从牛圈里拉出来，只見他只有出的气沒有进的气了，他睜了眼睛望了望那几个孩子，吃力地喘着气說道：

“我……不行……了！你們……为我……报仇……”。

說完，他就閉起眼睛，一动也不动了。尽管孩子們哭喊，他也不再睜开眼睛，他帶着滿腔憤怒，帶着一身痛苦，离开那个可怕的世界，离开那些吃人的奴隶主了！

一九五六年，小凉山解放娃子时，那些吃人的奴隶主不願意娃子解放，反对改革，去当土匪。我的大儿子就去当民兵，后来又当了解放軍，天天爬高山，钻老林，打土匪，立了三等功，升为副排长。土匪消灭后，我的二儿子补哈到丽江民族干訓班学习，毕业回来当了大瓜坪农場場长。他的媳妇是他的同学，两人結婚后，她当了农場的畜牧員。三儿子克哈，在解放軍里当副班长。二儿子、三儿子都是共产党員，二媳妇是共青团員，現在我們一家人，靠着共产党毛主席，过上好日子了，只是我的布火，他沒有等到这一天……。

（孟薛光 插图）



脚 印

吴 祥 祉

有些傣族的地主为了模糊农民的阶级界限，挑拨民族关系，說我們傣家人过去只受汉族压迫，我們傣族根本没有什么阶级和压迫，阶级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。这次边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有一个叫依喊的妇女用亲身经历揭穿了这些地主的鬼話，下面便是她說的故事。

寻找一个沒有人吃人的地方

我穿的是傣族的衣服和統裙，讲的是傣話，生活习惯也和傣族一样，不知道的人总以为我是道道地地的西双版纳的傣族，哪知我这一切包含着一段辛酸的历史！

人家都叫我依喊，我的真名是謝蓮凤。我原来是汉族，老家在普洱县石磨井，爹媽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，每天起早貪黑地劳动，打下的粮食，不仅不够吃，还不够交租子。我刚会走路的时候，地主来討債，爹还不起債，被地主打了一頓，地主刚出門，国民党狗腿又来派款了。爹說：“活不下去了！活不下去了！”有一天，爹突然說：“走！到南边去，找个沒有人敲詐的地方去！”那时爹听到去过車佛南的一些赶馬人說，那里地广人稀，你想耕多少田，就开多少田，就是瘴气大一些。爹說，我不怕瘴气，只要有田种就好了。开始，我媽有些怕，去那么远，又沒有一个亲戚朋友，人生地不熟，又是少数民族地区，話也不懂，能行嗎？爹把心一橫，說道：“总比在这里活活餓死好啊，走，去闖吧！”于是爹挑着我家仅有的一点烂渣筋，媽媽背着我，就动身到南方去了。

躲过了豹子，又遇到了老虎

到了西双版纳，爹多高兴啊！他說，你看，果真是个



好地方，这坝子又宽又广，土地挖得出油来呀！耕种的田不多，有很多地还没有开垦。爹妈心想：这下总可以落下脚，安安稳稳地过几天盘田日子了。

爹领着我们去头人，请求在这里住下来，那头人看到我们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摇摇头，说：“这里土地少，你到夏东街去吧！”我们又来到夏东街，找到了头人，头人看看我们，没有行李，没有农具，只有把锄头，把手一指道：“你们汉人到夏酒街去吧！那里有汉人住！”爹求来求去，那头人只是摇头！爹说：“我们是穷人，没有钱做生意啊！”那头人还是摇头。爹没法，又领着我们到了夏酒街。那里的头人看看我们不是那做生意的有钱人的模样，就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到宣慰街去吧！我们这里不能住！要住也要得到宣慰的同意。”爹说：“我们什么都吃完了，走不动了，只要分点土地给我们种就行了。”那头人理都不理睬我们。爹又气又恼，流着泪对我们说：“原来这里的头人，跟保甲长一样啊！走吧！来到这里回也回不去了。”于是我们又到了宣慰街。看见街中心有一些赶街用的草棚空着，也就

不再問誰了，管自住了進去。

每天，爹不等天亮就出去割馬草，割了好多好多馬草拿去賣。把賣馬草得來的錢買了點草排，就在街邊搭起了一間矮小的草棚，這就是我們的家呀！草棚再小，总算有個落脚的地方了。我們一家人正在高興，領主懷朗曼烘（管戶籍的官）來了，他向我們伸手要門戶錢。誰料到，這小小的一間草棚，已經將我們一家人捆在領主制度上了。開始，我爹還不懂得領主制度的法規，爹哀求道：“我們是窮人，在內地實在生活不下去才逃到這裡，剛剛住下，田地都還沒有種，哪裡有什麼錢出門戶錢呢！”那領主帶着的狗腿氣勢汹汹地說：“我們這裡什麼都是召（即領主）的，地是召的，田是召的，水也是召的，路也是召的，你們立了戶，蓋了房子，就得出門戶錢；種田種地就要出負擔；走路要出買路錢。以後打着馬鹿靠地的一半還要拿來交給領主。”那領主也接着說：“你不抬門戶錢也可以，把草房拆了，到別處去。”我爹那時還年青力壯，心想：只要省吃儉用，還出得起門戶錢，到別處去，也沒辦法了，便住

下来了。过了两年，媽媽在这个草棚中生下了大弟，我家的負担更重了。領主的这捐那款也一天天加多了。生活比先前更困难。过了四年，媽媽又生了个小弟弟。头人派下来的門戶捐和負担就象头发一样多，爹常常叹息說：“唉！穷人呀，沒有活路了！躲过了豹子，又遇到了老虎。”最后，我爹实在出不起門戶錢了，只好帮領主去当挑夫。

我八岁时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天上下着小雨，我爹帮領主挑东西挑了一整天，天黑了还没有吃过一口飯，走到曼弄匡寨子旁大河边，爹腿一軟，連人带东西一起掉进了大河里。爹不会游水，等到打捞上岸时，肚子里已灌进了好多生水，身上也碰伤了好几处，回到家中，再也不能起床了。怎么办呢？我們一家人都靠爹养活啊！爹病倒了，一家人吃什么呀！家中一点米也沒有，两个小兄弟餓得不不住的哭，阿爹躺在床上，凹陷下去的两眼不住的滾着泪水，阿媽急得沒有了主意，想去請个医生給爹看病又沒有錢。爹对媽說：“你別管我啦，还是想办法找点东西給孩子吃吧！”媽沒法，只好牵着我到附近村寨去討飯。

在那黑暗的旧社会，討飯也不容易呀！穷人倒是可怜我們，可是他們都是領主的奴隶，自己还吃不飽，哪有給我們的呢？有一天，媽和我刚走到二宜慰的楼下，領主家就放开恶狗扑出来咬住我媽的腿，媽被咬伤了，倒在地下，領主反罵道：“誰叫你們来逗我的狗，該咬！”我扶着媽媽一拐一拐的哭着回到家中，爹听到了，一家人抱头痛哭。爹說，“当初就不該来这里啊！沒想到天下老鴉一般黑呀！……”那时候，我們虽不懂得剝削階級剝削人民的道理，但我們看到了無論是什么民族，只要是穷人，就一样地受苦。

全家淪为家奴

眼看全家都沒有吃的，再也活不下去了，阿媽只好忍痛把我送給曼庄黑寨子咪岩叫家去当童养媳。阿媽把我摟在怀中，低声地說：“苦命的囡，不是媽不疼你，你爹病成这样子，飯也沒有吃的，留在家中也是餓死，媽給你找了个吃飯的地方，兴許日子会好过些，等你爹病好了，再接

你回来。”这时我开始懂得一点事了，看看爹妈，看看瘦小的兄弟，我含泪点了点头，妈帮我梳了梳头发，理了下衣服，就把我送走了。

咪岩叫也是一个穷苦农民，生活比我家稍好一些，对我也很好。可是我心中总是挂着阿爹的病。大约住了三个月，一天，有个路过的人跑来告诉我：“你爹快要死了，快回去看一眼吧！”我急得又哭又叫，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去，只是拿什么给爹呢？还是穷人心连心，咪岩叫拿了二斤米和二十个铜板塞给我，叫我赶紧回家去。我不由自主的向咪岩叫磕了一个头，爬起身就往家跑。

我一口气跑了几里路，才到街头就听到妈妈的哭声，我的心一沉，一下子冲进家去，只见阿妈跪在爹的铺前手拍着地大哭，我一下扑到爹的身上哭喊着“爹……爹……。”爹竟等不得最后看我一眼就断了气。这时好心的傣族穷邻居，都来劝妈，但妈越哭越伤心，我家穷得什么也没有，不说棺材，就是草席也没有一床呀！最后，妈到底忍住悲痛，向领主怀朗曼烘借了一元五角半开，买了一条草席，

把爹裹起来，由街坊穷朋友帮助埋葬了。

万万沒有料到这一元五角半开，竟成了我們母女四人的卖身契。爹才死三天，領主就带着狗腿子来要賬，領主明明知道我們还不起，一进门就对我媽說：“你丈夫已經埋葬了，錢該还我們啦！”媽媽哀求他过些时再还，領主却伪装慈悲地說：“可怜你們孤儿寡母的，錢还不起，用人頂吧！你們到我家去好了。”硬逼着我們去他家当家奴，我們再三哀求，才答应让我媽在家服丧百日再去，而我却当天就被領主抓走了。

我媽看着我被領主家抓去了，一心要救我出虎口，辛辛苦苦在家养了几只鸡，养大了拿到街上卖得三个半开，心想还了头人的錢，可以把我贖回家去了。她拿着錢高高兴兴地到領主家去，双手把三个半开送到領主面前，心想：錢还清了，总該行了吧！沒想到領主連看都不看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你們这些汉人就是狡猾，让你们在我这土地上住了六年，你可知道你們种誰的地，吃誰的水，走誰的路，你男人死了，盖脸的錢还没有交呢！你姑娘又在我家白吃了



几个月，三个半开够什么！你倒想得不错嘛！”领主不但
不让贖我回去，当天就硬把媽媽和弟弟扣下来了。从此我
們母女四人开始了悲惨的家奴生活。

血泪話家奴

当了家奴，就象掉进了地獄一样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一天，领主把我們叫去，說道：“你們應該叫傣族名字，我
們喊不来你那鬼汉名！”从此我們就改成了傣名。

我的名字叫依喊是金子的意思，领主也真是想从我身
上榨出金子来呀！开始时我是挑水、煮飯、喂猪，后来领
主見我身体长得壮，一天天加重活路，叫我到山上种旱谷、
种棉花；雨水天，叫我駕着小船去澜滄江的急流中捞取被
洪水冲下来的树枝回来当柴烧，晴天，叫我上山去砍柴，稍
不如意就毒打我。有一天夜里，头人和他的老婆打架，他
的老婆打不赢他，就拿我出气，抓着我劈头就打，我没命
的跑到村外的大青树前，爬上树躲起来，心想与其这样受
罪，不如逃走。正想着，忽然从森林中钻出一只豹子，纵

上树来要吃我，幸好这时来了头黄牛，豹子丢下我追黄牛去了。可是，我在树上已经吓瘫了，直到第二天清早，我媽来了才把我扶下树来。

最可怜的是我那大弟岩温，才六岁就给领主打洗脸水，洗脚水，端屎倒尿，晚上还要给领主捶背捶腿。到了十岁，领主就叫他放两匹马，大清早出去，到晚上才准回来，回来时还要割回两驮草，留给马夜里吃，小小的岩温，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挨到十三岁那年，一天，岩温用木钉耙刮马屎，钉耙又重，马屎又多，岩温的身体又弱又小，刮着刮着手一歪，尖尖的钉耙插进了脚背，岩温忍着痛拔出钉耙，可是脚已受伤了。岩温受伤以后，领主不但不给医，还拼命的叫岩温做活路。不几天，岩温脚上灌脓了，很快蔓延到腿上，一直肿到小肚上，小肚肿得红红的，又硬又大，我们看着心痛极了，只是没有钱去请医生，也没有钱去买药，我和母亲背着大弟不知哭了多少次。大弟的病一天天加重了，领主不仅不给他瞧病，竟恶毒的拿他戳鸦片烟泡的钢针戳破了他的的小肚，硬说脓挤出来就好了。

不料一挤就是一小土鍋，挤了三次，可怜的小岩溫就与我們长別了。

二弟的遭遇比岩溫还悲惨，他还在媽媽怀里吃着奶，就随着我們当了小家奴，才五岁就接替了哥哥侍候領主的差使，打洗脸水、捶背、倒屎倒尿，长大一点以后又象哥哥一样帮領主养馬。他的身体本来就比岩溫单薄，年紀也更小，怎么吃得了这个苦呢？大約是累成了痲病吧，到十二岁那年，越看越消瘦得利害，飯也吃不下去。我們急得要死，我和媽媽大起胆子去請求領主給点錢替他看病。可是領主的心腸比石头还硬，他冷冷地說：“懶汉人，有什么看头，多劳动劳动，流点汗就想吃飯了。”第二天一早头人就把二弟攆到旱地里去挖地拔草，晚上也不准他回家来睡，强迫在田棚里睡。二弟带着重病被折磨了三天三夜，又累又冷又餓，到第四天就不能动弹了，亏得和他在一起做活的帮工，看到二弟不行了，才赶紧把他抬回家来，可是他已无力支持到家，半路上就断了气。我媽看到二弟的尸体一下子发呆了，半天半天才哭出声来。我看着二弟的

尸体，又見媽气成那个样子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領主的家，可是在旧社会里，当了家奴就象套上了鎖鏈一样，永远別想脫身。我一个女孩子又有什么办法摆脱呢？

在我十八岁那年，領主怕我自己找上对象，他得不到錢，就用三十元半开的身价把我卖給人家做老婆。我虽然不认得丈夫是誰，可是想到我們一家人在領主家的悲慘遭遇，只要能脫离領主的家，什么也不管了，便告別了阿媽随着丈夫到了夏洒街。

媽媽繼續在領主家作牛馬，但接二連三的亲人的死亡使她刺激太深了，自从二弟死后，媽就有点痴呆，我被卖了以后，媽媽見不到亲人就发疯了，日夜啼哭：“你們把我的姑娘儿子抓走了，快还我的儿子姑娘来。”領主家的人天天打她，等到我媽一点活路做不成时才被撵了出来，可怜我媽到夏洒来找我时，她已变得又瘦又老，面如土色，两眼发呆，我已认不出她了。她渾身上下都是二指寬的篋条印子和血痕，沒有几天她就含恨死去了。

与傣族兄弟共同建设边疆

正当我绝望欲死的时候，共产党派来了工作队，毛主席的阳光照到了西双版纳，一九五六年和平协商土改，推翻了万恶的封建领主制度，劳动人民真正得到了解放，我也才真正懂得了象我这样当家奴受苦的人多得很呢！在这些受苦人里，有傣族，也有汉族、僂尼族、布朗族……各民族贫下中农兄弟的命运都是一样的。我懂得了地主压迫剥削人是不分民族的。我要当家作主，和傣族阶级兄弟一起建设边疆。土改中我积极工作，后来又参加合作社，我的生活大大改善了，自己盖了房子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美好，社员还选我当了副社长，我从一个被人欺侮的家奴变成了真正当家做主的主人。这巨大的变化，都是伟大的党和敬爱的毛主席带来的啊！

（陈琦插图）

永远跟着党

僂尼族克坡家尖

岩 峰

我是穷苦人家的娃娃，七岁多就死了阿爹、阿妈。我做过领主家的长工，受的苦九天九夜也诉不完。现在，先嗽嗽被头人飘者赶到荒山老林的那一段生活。

那是二十七、八年以前的事了。六月间，南糯山到处闹粮荒，两块半开还买不到一斤谷子。没有饭吃的人太多了，寨子近处的多衣果、芭蕉根、苦竹笋早就摘光了！娃娃他爹砍了一挑柴，好不容易到车里街换到了几包包谷，整天哭着要饭吃的三个娃娃，这时喜欢得象小鹿儿一样，一

个搶了一包就跑到火塘边烧吃。

正当一家人吃着包谷的时候，头人飘者来了。

“这个月你們家的門戶錢是三块，和上个月的加在一起是六块，快送来！”

我小声地哀求他：“实在沒有办法呀！再緩几天吧！”飘者朝天看了一眼，接着对娃娃他爹說：“好吧！我先替你垫出来，两个月后还我！”說完，就走了。

怪啦！飘者的心为什么变好起来了呢？我們的心象棉竹的根根，任撬也撬不通。我着急地对娃娃他爹說：“盐巴也不用吃啦！快把这几块錢还了，省得惹出祸来。”

“你說得对！”娃娃他爹也願意这样做，他說：“豹子对小鸡是不会怜悯的，应该还清。”可是那时候，我們要积一块半开比摘一顆星星还难，两个月过去了，也找不到一块半开。

到了日期，飘者一搖一摆地来了，他气汹汹地說：“你們欠我的債，今天合五十元，快还！还不清就給我帮工去！”說着就到房后抱了我們的一口猪象黑云一样地飘走了！

“从今以后再也不养猪啦，养了几个都着豹子吃掉！”

我气憤极了，几下就把猪厩推倒了。

娃娃他爹是个老老实实的茶奴，他不吭气，把还没吃完的一包包谷放在門板上，就低着头往外走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我問他。

他气鼓鼓地回答說：“刚才飘者的脸色你沒有看見嗎？不去帮他們做工，那还得了！”

从这一天起，娃娃他爹就成了飘者家的长工，整天苦到晚，身体象干树枝一样瘦。一连帮了三年，才算把这冤枉债还清。

这个时候，我們的孩子已經大了，但个个都光着屁股，在火塘边滾来滾去。只有最小的那个，不滿一岁，还吃着奶，只得放在籬筐里背着上山去做活。今天雨淋，明天日晒，娃娃生病了，一天只是哭，奶也不吃，水也不喝。当时我們哪里請得起医生，娃娃就这样病死了！刚把这个娃娃安葬好，他的姐姐又抖得象一只小猫，脑門比露水还冷，嘴皮也变成了紫瓜皮。我連忙喊他爹：“娃娃又生病啦！”他爹两天沒有睡觉，已經一点精力也沒有了。他是很爱这个

娃娃的，但他没办法，只是呆呆地坐着。我急了，对他說：“坐着做哪样，快去請师娘来！”他請来了师娘，送了鬼，娃娃的病仍然不好，愈来愈重，喘气都有些困难。我急昏了，抱起娃娃呼天喊地：“大爹啊！救救我的娃娃！大媽啊！救救我的娃娃！”象在荒山野林一样，叫死叫活也沒入答应，当天晚上，这个娃娃又死了！

我一連死了两个娃娃，眼睛哭肿了。寨里的人都怕碰着“鬼”，不敢跟我們說話。那时，我們认为这都是命里注定的，只有忍气吞声地过日子。

我們想躲开灾难，灾难却硬要来找我們。到年底，鬣者又来要款了，他說：“車里土司来要人啦！要收錢收粮，你家摊着十二块花錢，十挑谷子。”这么多的錢从哪去找呢？就是把我們全家的东西卖完了也还不够。我只得又哀求他：“緩几个月吧！我家刚抱了一窝小鸡，等长大了拿到街上卖了就給。”他說：“誰等得你的小鸡长大！先拿母鸡去！我再求也沒用，他闖进房去捉鸡，把小鸡打得四处乱飞。刚巧娃娃他爹从地里回来，叫喚起来，他才走了。

第二天，飄者領着各寨的头人，提着刀，拿着绳子，把我們家围住，硬說我們反抗土司，把我們的破鍋土碗、背水竹筒和其他家具砸得烂糟糟的，房子也拆毀了，捏着刀枪把我們赶出了寨子。

我背着娃娃，娃娃他爹挑着破烂的家具，就这样离开了半坡寨。娃娃又哭，烏鴉又叫，一路上真是惨透了！我們走到挨近車里的大山上，搭了一个棚子住下来。沒有吃的，也沒有穿的和盖的，白天我們去找野菜，晚上就围在火塘边叹气。后来，我們开了一块山地，割了些茅草重新修了棚子，长期在山上安家。我丈夫常常到車里去帮工，换几件人家穿破的旧衣服回来。

一家人孤孤单单地在山上住是不好受的，太阳一落，靜得怕人。天还没黑，老虎豹子就在四周嚎叫，吓得娃娃縮成一团。我們又沒有火枪，无法赶走这些野兽，只有整夜烧着火，用火来防老虎。到了雨水天，风大雨多，生活更加困难。有一次，一連刮了几天大风，把我們棚子上的茅草吹走了，又是下大雨，大人小娃淋得象落水的鸡，蹲

在火塘边还冷得发抖。娃娃紧紧抱着我说：“阿媽，回寨子去吧，这里又黑又冷，多害怕啊！”我也跟娃娃一样，常常想到回寨子，但只要想到头人来催款，我又宁愿在山上淋雨了。我对娃娃说：“我們沒有錢給头人，不能回寨子啊！明年叫阿爹去捉个野鸡来，你就有伴了。”

就这样，我們在山上住了五年，我又生了一个孩子，困难更加重了。娃娃他爹在飘者家当长工时，就患了心口疼的病，这几年在山上淋雨、踏露水，病越发加重了。我常常对他說：“少做些活啦，找些野菜吃上一久，身体好些又做。”他不忍心让孩子挨餓，隔不上几天就去車里帮工，換几斤米来煮稀飯。这样，他的病更重了。有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他一連去了四天，背回两斤糯米，一到家就躺在地上，身子烧得象一团火。我把他带回来的米煮了一点稀飯去喂他，他一口也吃不下，第二天就死去了。

他死了，我哭得昏死过去，哪里有力气安葬他啊！幸得对門山上也有一家被地主赶出来的僂尼族，他們听見我整天整夜地痛哭，連忙赶来看，才帮着我把尸首抬到山后



埋了。

沒有男人，单我們母子三个住在山上是沒法过日子的，不是冷死也要餓死，于是我又領着娃娃回到半坡寨。五年的大风大雨，又死了娃娃和丈夫，这些灾难把我折磨得不象人样了。可是，一回到寨子，头人又来要款了，他們把我的破鍋烂碗打得粉碎。

过了几个月，我七岁的那个小男孩又病了，我跑了几个寨子都借不到一碗米，孩子病的很瘦，脸象干菜一样黄，整天都在小声叫喊：“阿媽！我想吃飯！”他叫一声，我的心就象針刺一下。实在沒有办法了，有一天，我向最小的那个孩子說：“好好看着阿哥，別出去乱走，阿媽一下就回来。”娃娃很听话，靜靜地坐着。我离开寨子，一口气跑到車里，恰巧那里的傣族正在栽秧，我給他們栽了半天秧，他們給我一斤米。我高兴地轉回家去，一路上心想：“吃了这点飯，孩子一定会好起来啦！”我飞一样地走着。在离寨子只有几百步的时候，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哭声，哭得很悲惨，我站住仔細一听，有点象我娃娃的声音。慌忙向家里跑去，

进家一看，天哪！我的孩子已经死了，他妹妹在旁边哭着。

我把儿子安葬后，本想去寻死，但我没有死。我下决心要把剩下的一个女儿养大，看看穷人的痛苦有没有尽头。

等啊！等啊！从早上盼到黄昏，从黄昏又盼到天亮，终于盼来了毛主席和共产党。从此，穷人的痛苦结束了！毛主席派来了工作队，帮助我们发展生产。头人飘者见换了天地，当面他不敢打人了，暗地里却还在捣鬼，说共产党的坏话。我不理他，因为我知道飘者是专门吃人害人的。但我也不能接近工作队，怕他们走后，头人飘者又把我赶出寨子。后来，我看见工作队的同志天天都帮我们整茶园，不象要走的样子，心也就更亮了。有一天，一个年轻的工作同志到我家来玩，还送我一把锄头，说：“拿去整茶地去吧！共产党要帮助傣尼人发展生产，过好生活。”我回答他：“不整了，整了头人也不给采。”他笑了笑又说：“去吧！将来所有的茶树都会是人民的！”我很奇怪，难道真的会这样吗？几十年来，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丘稻田，有一块茶地啊！

在毛主席的光辉照耀下，好日子终于来到了，一九五



六年自治州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，宣布了土改的法令：土地和茶园真的要回家了！

土改刚刚开始，飘者就悄悄地到我家来，向我說：“克坡，过去的事已經过去啦！”他想拉住我的脚，不让我参加大家的活动。但是，解放前所受的痛苦使我深深識透了这个坏蛋的心。他的話反而使我記起了以前的仇恨。我在会上控訴了过去飘者对我家的压迫、剝削，和他把我們赶到山上的罪恶，人們听了都很憤怒，他們齐声地追問飘者，飘者只得低头认罪。当时，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！我們的苦根，共产党领导我們挖掉了，我們头上的石板，共产党领导我們掀开了！头上的大石板被掀掉后，我好象更年輕起来，我一个妇人家也敢参加站崗放哨，斗争违法地主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土改終于胜利了，我們分得了茶园、田地，大家还帮我盖了一間竹樓！我过去的苦日子和我的眼泪一起淪走了。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要是沒有党，我們全家人一定都死光了。我要永远跟着党走！

（陈 琦 插图）